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山集卷二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姜澍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篇進呈

朕詳加披閱内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刋刻其

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

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刪去

刋行而抄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已身服藥

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為不經雖抄本不妨姑存

刋刻必不可也葢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

儒所不肯為即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托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為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為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抄錄之王質雪山集内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

青詞一種竝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定分别削存用昭評騭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别集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于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可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于提要内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昭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羣言悉

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

集部四

雪山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雪山集十六卷宋王質撰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集中每自稱東平或稱汶陽不忘本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先後辟置幕府旋入為太

學正孝宗時以上疏論事為忌者所中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陜辟與偕行後入為敕令所删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赴奉祠山居而卒質篤志經學所撰詩總聞已别著録其文章氣節見重於世亦深為宋史本傳所推惟周密齊東野語載張説為承旨時朝士多趨之惟質與沈瀛相戒勿詣已而質潛往説所甫入客位瀛已

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殊相乖剌攷史稱虞允文以質鯁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等懼其彈劾反造蜚語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此事密不察而誤載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湯思退薦爲太學正而論和戰守疏中排擊二人皆無所假借此豈攷利偷合者所能爲歟其集

久佚不傳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史稱其嘗著論五十篇言歴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又質自序西征叢紀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又于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有六變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無可辨別宋史藝文志稱王景文集四十卷又別出雪山集三

卷焦竑經籍志朱彞尊經義攷則俱云四十

卷攷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稿見屬乃爲蒐

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然

則質初有小集三卷自題曰雪山迨阮編次

全集篇帙雖增而標目如故故三卷之本與

四十卷之本諸書互見也至張端義貴耳集

載其何處難忘酒詩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

刋本流傳訛山爲齋耳今據永樂大典所載

分類排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詩文先後有歲月可稽者各加攷證附於題下雖殘缺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與文章宗旨亦足以見其梗概矣史稱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自明以來阮義豐集尚傳而質集湮没不彰談藝家亦罕能稱道今仰蒙

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
剴切頗當事理
特命校正剞劂以發幽光洵為千載之一遇至集
中青詞一體本非文章之正軌今欽遵
諭旨概予芟除又如會慶節功德疏福勝化緣疏
真如修御書門疏天申節開啓疏滿散疏水
陸修齋懺經疏及修造榜文諸篇皆語涉異
教亦併為刊削以示别裁仍恭録

聖訓冠諸卷首用以見表章散佚防遏奇袤之至意焉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雪山集原序

紹興中阮遊成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隷時中齋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閒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歷千載日至無毫釐差咳唾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審雪齒頰有味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破竹而爲世所貴重者特其餘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公孝祥使備制舉策略并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焉會去國不果上庚

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相契闊明年金人南侵御史中丞汪公澈宣諭荆襄又明年丞相張公浚都督江淮又明年丞相虞公允文宣撫川陜皆致景文于幕下樞密葉公義問薦試館職丞相湯公思退擢領學宮丞相梁公克家處以敕局丞相陳公俊卿更以編摩宥密府材譽赫然亦以是數致言者而景文退居其里矣守郡者亦其學校舊怨中以流言孝宗皇帝盛明即疑佳士不應有此而景文之冤不辯而自直阮之聞此

也以書戲之曰名果累人者哉景文答曰至人無名此
其學道不至也時已病目後忽寄詩有我疾不佳之句
而訃至葢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也其家勤以遺藁
見屬乃為捜羅刪次釐為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
惟廬陵歐陽公序蘓子美集有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
没糞土不能蝕必有收而寳之于後世者又謂子美擯
斥摧挫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嘗出
力擠之死地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而后

山先生贊劉道原亦謂當道原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念慕歌詠恨其生之晚以為前私而後公又曰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較後前噫景文得之矣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慶元四年冬十月二十日敷淺原王阮南卿序

雪山集卷一

宋 王質 撰

奏議

論和戰守疏案此疏是孝宗隆興二年質為太學正所上宋史本傳載之字句間有不同今附注本文下

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

獨徘徊於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案宋史作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案意宋史作志）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為戰祖逖之在河南

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為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為守案此上三所以為宋史皆作有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案此上十二字宋史作何至分而不使相合八字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持而金人且来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臣今為陛下謀案臣今宋史作使臣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定哉案定宋史作治

上皇帝書 案此疏當是孝宗乾道初所上

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困于二渠帥而不能抗初欲焚庭犁漠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處陛下試遷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為是為非為當為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

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驅使去耳以彼壯摧契丹部族數十萬之衆南郤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為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圖水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頹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來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然倉卒委棄

既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陽退保真陽之間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真揚之師何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堡據要而未肯深進者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雖得真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迢遞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潮應閘口通則騎兵徑驅蹙真揚之戍舟

楫隨進迫真陽之閘與我爭長江之利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敝我矣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于采石頓于揚州虜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為令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戰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虜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令制寇之奇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趨汴一自鄧州擣

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顔亮盡萃其徒于瀕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驅徳順之深入荆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宿州徳順之勢故彼得專志以壓徳順併力以退宿州今則專嚮淮南瞰江面以窺國都我又虚荆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强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于樓設礮于竿築壘而建女墻掘濠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樁以

艤舟其形狀可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耶侵我德順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侵我宿州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寇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心揺迹孤擊之可以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葢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顔亮南侵淮東之師敗于瓜洲淮西之師衂于楊林去嵗又狼狽于宿州惟荆襄之師屢得利

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樽之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為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掎角之令二帥鼓舞三軍踴躍既而止之咸相顧無色今敵盛兵以疑荆襄蓋亦慮有腹心之擣其唐鄧陳蔡之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往懲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令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用吾全策乘彼憚意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設使未有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于厚幣遣使哑

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不捷則已有禍蓋自張浚無成廢罷朝廷皆以言兵為亂人撤藩仆闕蕩然示之以無有而坦然交之以不疑夫是以至此之憑陵也今日刃侵于胸火逼于膚死中求活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擲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為然則斷自宸衷勿揺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投于無用之地臣非不能

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用此且心危情廹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簡陋幸甚幸甚

上皇帝書案疏中辛巳至甲申及十年無變云云當是乾道七八年所上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爲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偶然自墮網

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葛褎自立案金史本紀不著廢帝亮初封岐王亦不著世宗雍初名褎而宋史于紹興十九年書金岐王亮弑其主亶自立三十一年書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褎為皇帝與此所稱合蓋據當時傳告之文非本國習稱故金史畧之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為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

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刧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覆車之鑒也葛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于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褒者亦罔知攸濟其初欲棄河南啗我以爲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闗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

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褎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為和而陛下難于棄要害之地固執如初已而大臣異議竝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為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褎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啗我以為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為和勢既振則脅我以為和于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褎之被衮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褎初年金人

已有亡徵其能存立漸致康強者和之效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歧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偽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為害也中原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

支于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不從令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百姓既不能抗而又無所望于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彼之善觀天下情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為相屬而實未嘗相安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為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為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静難以施其鼉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而簸

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為我所得而多為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為我所下而皆為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為吾之利也如此為彼之害者如此葛裦因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裦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為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為亮他人

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褏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褏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為葛褏之謀寛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為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褏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葢彼務為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為省釁而吾當撓之使釁作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儻移乘輿進幸建康

則中原必讙傳親征彼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為之備則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洶洶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歧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嚮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褒之庸豈可以比歧亮之果鋭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褒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為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請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

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為鷙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驚使為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為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關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

寖久而寖多寖廣而寖熾彼方分刃以支中原未暇全刃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内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罹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攬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以為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為吾槖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為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衆歸其故部還為渤海諸國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部則女真亦不能獨立于

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龎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曽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真于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于中原之内蓋益甚眇令吾與中原相合而為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迸而歸苟其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竝爭于中原也五姓之亂劉氏為匈奴而羯滅之石氏為羯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

氏為鮮卑而氏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苻氏為氐而羌滅之復興而羌又滅之姚氏為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國蹂躪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反兵之讐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國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勢于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為難則決策居

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于京師而供給仰于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為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為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為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于承平之時令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朘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為征稅之法既而歎曰今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

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爲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蘓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爲司馬氏已而爲劉氏爲兩蕭氏爲陳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楊氏已而爲李氏其間擁虚器徒有

名號者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廹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纔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矣何者相恩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為難然桓温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為苻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

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于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為我毀族為我殺身者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無所泄其憤闗然相踈于我而無所効其情哉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而情愈衷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

丹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
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鬬故涿易二州之外
其餘皆㤼然也他時中原固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
難圖矣政不惟氣象難圖且恐當有草莱豪傑起而收
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
未忘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
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
眉王郎亦必託漢為名託漢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其權

已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僞不敵真也今陛下握金人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謂恢復為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為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國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貍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而安得有情于劉

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貍之勢難遏蓋專取力于東南而無所借助于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于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為深光武起于中原其勢為便陛下興于東南其勢為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于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揺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

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闗東初旱不堪兵閒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二子于度外然終不能自已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卧置此于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為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陛下之

齒髮迤邐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于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而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箸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

任事足以取效而無難恃陛下之為英主也惟陛下圖之

雪山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雪山集卷二

宋　王質　撰

奏議

論廟謀疏

一曰浮言勿摇臣嘗論之夫人之為國利之不能不喜害之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虚實不可得而窺而淺

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揺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于有間而可入善為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探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鄰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于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

也或者不能閉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于内表著于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于子璧而喜于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攜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鷙陵劫至于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為也楚子

伐宋不服令其師曰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强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摇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室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至于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為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

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敝而遷或以鄰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審閒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

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之處利害之際至于苻堅之寇而不為懼謝元之勝而不為喜案謝元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未甞不咨嗟嘆息以為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于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于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二曰小利勿動臣甞論之曰靜而觀利害之變揣其輕

重量其多寡而擇其害輕利重害寡利多者為之雖間有所拂于世俗然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綸反覆于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自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觀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于銖兩鈞石量之于龠合升斗斛深明于毫忽之間曲辨于勺撮之

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定高則為名所眩下則為利所怵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惶惑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削七國朱异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為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為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嘆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為非庸材常智所可及烏介可汗飢不能振退渾党項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德軍使田牟以為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

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為用耶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敵角必敗黠戛斯来言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隴為我郡縣故能緩急調運河隴既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道餽輓縱得無用嗟夫有誅敵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揣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為誅敵而生釁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

得故他人以為可徳裕以為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為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殆不過十數萬而淮浙西之民咨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為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利于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此二者皆以豪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揣輕重不量多寡之過與臣聞天下之人誰能皆有以順適其意茍使

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謗夕誹固有不必問者今之所圖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紜議論而不可禁臣竊以為善計利害者不為也

論舉能疏

一曰寬大臣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散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踧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

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靦顔安據乎其上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為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褰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于大臣使其施為措置不盡拘于繩墨規矩之内間有所斡旋提挈以聳天下之情夫既為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胸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為曲廉細謹以自免于衆人之議而俛倖于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

為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為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于蕪循趙涉夫其開胸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為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為杜黄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為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為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巽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圮族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

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在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于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道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剸繁而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已畏事而省過

失者也夫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已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錐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慮其操心太危臨事太忌而偶馬得至乎其間也欲使大臣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寛假

之略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伴奐措意于法律之外而專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為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二曰制私情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于此兩者而今進退才與不才俱無預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涵養醞釀于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

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造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萃而奔走于天子之爵禄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于人賢者過于人之謂也至于東嚮而西棘則皆怙于為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為一而所謂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禄之公器而集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葢制私者不强其勢

而反之正而使平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為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略自廸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關陞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騁而無力者亦得以馴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為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

法也人為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
愛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徇于一人
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于某
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
求者又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
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
勢之請也謂之準備寧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
人禱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禱某人而求薦某人

謂之換易内有不酬從而為辭曰其人債未償也或委其人而治其事則先令之曰其事集則以其章薦或以其人營其物則陰囑之曰其物至則以其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内外流之失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于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于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其人則列其實曰臣以其事而舉其人也既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

之給舍京秩而下付之都司是其所以然而駁其所以不然既定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姦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于大縱令具之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固扃鑰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于撤藩籬而啓扃鑰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論馭臣疏

一曰勿窮慁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于

人而人不能無望于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于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謂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忍捨聖人默藏其顧盼嚬笑而天下爭先為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于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為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惟其欲之為

徇憔然亦自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為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黄帝堯舜不能以號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廉于用恩而信于用法大抵以為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托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後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仗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漢高帝

崛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其城則得其邑破其敵則錫其爵否則終歲不遷至于以一齊而授韓信猶靳靳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嗇以為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為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禄山

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禄山之才未盡而爵禄已窮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于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搏擊之力而後能用鷹有淺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兎雞鼠日陳于前其不颺去者鮮矣尚安能為我盡力于搏擊哉明皇之于禄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甞論禄山逆計萌于天寶之中

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禄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禄不可窮今之為大將平居無事為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掠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其階加其職夫今之為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巳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為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

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為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盡而爵禄先窮也

二曰勿開隙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棲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来翕忽耿耿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于東而生于西抑于内而振于外極力而

攻之力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于形成天下之患而至于形成雖有斂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三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葢臣愚之符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任邊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頴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為彌

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陷國忘身而逺者至于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容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凝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于其心而朝搜暮求以尋其馳騁奔衝之路于此之時而不爲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派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踴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爲無足畏者則是引水

而横流于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蚴喪其國内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于舉天下閧然而起縱横奔突天下卒至亂而不可制葢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葢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于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官其隙開于鄭衆其形成于孫程曹騰而極于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勉于是有功故臣以為唐之宦官其隙開于楊思勉其形成于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

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乎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則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為某人之進某人主之臣非舉以為信也而熟察其迹則不為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疾應非此曹而誰為也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昵則必有所甚踈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王鉷而

南北司合而為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姦其判也則南司因北司以成釁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勿使合而為一則異時不至于判而為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山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棿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姜澍

雪山集卷三

宋 王質 撰

奏議

論固本疏

一曰重淮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而扃鐍于内自渡江以来强鄰悍

敵相與隅藩牆而分爾汝葢無歲而不有疆埸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西北戎馬之氣雖苻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鋭于一擲卒阻于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貍相抗彼佛貍之師非肥敵矣衝蕩飄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逡廵退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為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貍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邀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淮而

不能守和親之後誓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蔽淮終不可蔽江令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康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聯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偏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為蔽江莫先于蔽淮非以為淮之果可以蔽江也綴之于前而待之于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閒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單鎧被重鎧者一鎧洞則一鎧存而被單鎧者

一鐙洞則肌膚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㪚江之實而無㪚江之名有㪚江之實則我得利無㪚江之名則彼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州郡之卒亡者不捕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衛府庫遞郵傳者舉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以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令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

則莫如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土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勇鋭悍敏之夫屬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為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為養土兵之資則兩淮不為無用而緩急可以綴敵

長江不為無助而倉卒得以為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坐安而待斃不可使褊夫處之褊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為庸急不為褊然後能收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

二曰重蜀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為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為可畏自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崛起于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干正朔蓋其適逢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

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劒閣縱横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祇晉之譙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嵗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逺遁故臣以為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不為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隅其人柔忍而樸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隅雖有盜

賊卒起于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揺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揺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為一時之擾而不可為久遠之患至于桀忍樸厚之人呼之則来招之則應有姦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于為害故唐之崔寧韋皐皆積屢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

小而為崔韋大而為王孟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為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為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其姦安重誨納京師之兵扼蜀之腹心以幸其

有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圍虎豹于一閑跳踉奮囓乃所以趣其鬭擬刃于人胷手足不疾應者未之有也鴻漸之策是圍虎豹于一閑而重誨之策則擬刃于其胷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為鎮靜而不驚寛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于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于常傭之外時有所寛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為之訓辭而深

卹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于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爲患而不可爲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内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爲專制者資耳

論鎮盜疏

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江

西之贛其俗尚鬬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為蓋其山川土木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鬬詈以輕犯鞭扑甚至于發冢露刃揭關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扑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為贛之

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鎭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以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爲抗也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胥口之溪不可横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贛

所以易禽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為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猝制也臣嘗熟講歷代制禦盜賊之術雖紛紛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為之懲賞以為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閒臣嘗聞之二郡人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

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葢豪強之所以為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有是三者桀驁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強之門為令之計者莫若諭郡縣之官吏重為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為之科率以結其愛内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縻之以爵以收其桀驁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強能服其命此其為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為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隂

賊感概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為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為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故兩者兼權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勝利此非深窮乎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為文吏之所誚矣

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也臣甞論之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飢民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為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為冒死之策而其心未甞不好生惡死也至于情之所廹而勢之所切以為生者必死而為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死之間當是之時茍非忠

信靡恥之人其誰能安坐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為無恥之謀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皤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為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為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情

而不肯為農拙而不能為技藝以為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于三尺之外以僥倖于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止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察而此弊未嘗絕為官吏者熟視而不敢訶曲蔽而不敢去

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為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為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為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闋然而來旦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則有雙修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

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来曲其所以為教戒傳習之言亦不過使人避害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以為誠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凛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

千餘少亦百數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橫刀揭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興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原以為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制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而煮治之耶由是言之

莫若禁園户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户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煽而為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絶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園户所資以為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

計利算害如此其深也

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于散而不能收隱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隱據度外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為禁姦懲慢謹藏畜出猶為庶幾且一州之中姦欺逋慢漁取有司之利蟻漏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去臣嘗竊喻如手中摶沙放手即散隙中覰騁轉眼即失此物

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内臣竊料其間上下熬煎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逋滯不集或滲漏不見逋滯不集者促迫之不得其法則逋滯無可集之期滲漏不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其將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有可為之地其于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為鄙陋窮薄之處又適當倒廢敗壞之期陛下

溥博高明固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餘綱運上供州郡支遣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慢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隱也則此物或落于姦欺之手或委為廢棄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蠢愚寡陋安知為政徒悉臣之心窮臣之力

收拾一郡之財麤辦二十年之事而况郡國之大有什百于此人才之能有千萬于臣者乎近時一二儒臣所至之處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内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陛下凡臨事遣守臣莫逃聖鑒然非賞罰殿最則無以為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

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喜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為必求引避又將有自為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苟禄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選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息思慮雖未能大治可漸冀小康伏惟陛下裁擇

論吏民劄子

臣嘗論古之為吏者無所忌于民而為民者無所忌于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氣協

則無鬬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于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于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于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悦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為補葺其宫室以庶幾無虞于風雨烏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

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然猶以為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已裳而公子則以玄黄貉以為已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為吏者優游

泮奂得以盡其志而為民者謹朴勤厚以安其身雖有狠戾無親之人咸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鞅設法以鬬吏民而其情遂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間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于秦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紛然剚刃于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

故臣謂吏民不可使之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于交儺而不可止而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平其爭之之心而反授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鬭其初欲制姦吏而不知其弊或至于長姦吏姦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横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啗童僕以伺其隂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揚與之往来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為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墮其計也

此其端生于豪強兼并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于能吏是故必欲摘發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為郡縣之吏者葢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需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急于星火權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于浸淫揺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横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為非

有大姦大慝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蠧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于縱其姦而能吏不至于沮其志如是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雪山集卷三

雪山集卷四

宋 王質 撰

表

謝賜御書經解表

漢儒集記表裏六經羲畫為章範模多士降自雲霄之表光生儒苑之間凡委質之諸生舉銘恩于方寸中謝竊以炎圖二百餘載名家獨生于戴生記禮四十八篇得

趣惟深于經解綴葺雖嬴秦之後源流蓋孔聖之遺纂精義于千言闡大猷于六籍其為人也喜入國而可知不在兹乎幸斯文之未喪遇大聖而知其解等百世而莫之違爛奎壁于寶跗震龍鸞于樂石豈結露霏煙之比將赤文緑字之倖是何螢雪之儒方竄衣冠之版至為疎賤亦預光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溥有容恩深無極育士類以阿陵之大器人才于棖桷之微憐臣等辛苦之累年既見君而心則喜念臣等遭逢于一日盡

棄舊而新是圖爰頒雲漢之章用改草茅之觀在泥塗久矣甘為蹭蹬之流見聖王師之更被昭回之飾臣等敢不肅容歛衽維義誦言立則見參于前洋乎如在其上天高明而地博厚孰報鴻慈詩温厚而書疏通誓遵往訓

代張江州謝到任表案張江州名孝祥此表當是高宗紹興三十年所作

賦政外臺弗稱將明之旨承流支郡遽膺師帥之權仰大君觀過之仁開小臣自新之路拜命跼蹐感恩涕洟

謝中伏念臣學無本根材有劑量精神困頓于百憂之後齒髮彫零于多病之餘生也有涯寖迫駸駸之老景身其餘幾但存耿耿之壯懷雖一行之尚堪恐萬分之無補腰佩魚符之寵心慚鼠技之窮方九重念彫瘵之民有如赤子罄四海盡循良之吏安用非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紘埏海涵動植憐臣賦命之淺薄數蹈于網羅察臣起家之艱難粗諳于稼穡爰假列城之守俾行平日之知臣敢不謹守教條明宣德意必先四者顧

推施仁發政之心比及三年儻獲有勇知方之效

天申節賀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隆興元年所作

歲運臨丁月元建午咸得離宮之正永為炎德之祥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陶鑄帝皇權輿宇宙解乾綱而授聖襲氣母以存真雖令萬歲之三呼適動九霄之一笑臣置身西服稽首南山阻陪百執之聯同上億斯之壽崆峒大道非下土之可聞姑射餘休尚含生之受賜

會慶節賀表

時夏陳常載育后稷大商變伐篤生武王惟上天祐海内之民故元聖遊人間之世恭惟皇帝陛下叶膺符籙宗主生靈自聰明睿智之有臨覺氣餤威靈之頓著方千里者九行提全覆之封呼萬歲者三茂對無疆之祉臣馳心北極稽首南山十聖相望逺紹長春之盛兩宮難老永延德壽之期

代張魏公謝表案此表當是孝宗隆興二年張浚復都督江淮軍馬時所作

授任無方功垂成而忽敗至仁不殺罪當死以更生既

茍逭于大刑仍弗移于故任彊顏拜命流涕銜恩中謝伏念臣遭時艱虞受國光寵自惜四朝之舊物嘗居百辟之上游意廣才疎乃自天而夙賦主憂臣辱實無地以能容自叨授鉞之權每切繫纓之志痛國威之不振致邊警之多虞誓以三軍決于兩陣轉石之勢方疾投于千仞之顛破竹之威旋見格于數節之後當知難而遂退乃貪進以不休衆散而歸民逃其上莫解陸沉之憤益深旰食之憂鑾郊次以哭師至下行秦伯之事載廚

車而徇市將奚逃漢法之誅敢期肉骨之恩尚詑焚舟之舉雖回谿失律他日冀黽池之功然城濮喪軍何顏見申息之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神為謀憐臣耿耿之孤忠惟知徇國諒臣區區之小信尚足使人遏橫議于風波脫微軀于鼎鑊盡蠲宿負俾勵後圖臣敢不蒐攬智能申明紀律焚龍庭而犁沙漠終必望燕然之銘蔵王雙而遁郭淮行且報街亭之辱

代慰安恭皇后祔廟表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三年六月所作

升馭于天莫瞻柔範妥靈于廟永閟徽音共銜厚載之

恩益結無窮之痛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正始徳茂齊家

忽彤婺宿之輝遽失坤輿之助雖瑶池之燕方適難回

王母之游然關雎之應已成無損周南之化願寛哀抱

俯慰羣情

代虞丞相冬雷待罪表（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三年十一月所作）

閉藏之月雷乃發聲輔佐之司義難逃責伏念臣推移

至此經濟蔑然在二三臣之間才最居于下乘越數千

里之外位猶玷于元樞難使處中之臣獨當弗若之咎伏望皇帝陛下上承天意下酌民言責其無補于朝廷正以有常之刑典葢坎離易位是豈為標末之災雖天地至仁不敢望函容之造

代虞樞密謝賜臘藥表

煥發寶奩寵頒芳劑感便蕃之恩渥覺疲苶之身輕伏念臣粤自違離增多衰病蒙被慈皇之鄭重記存窮塞之荒寒内分龍藏之珍外傅螭文之寶爛榮光之璀璨

盡私室以驚奔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天幬穹窿露濡汪濊俯憐老至雖曲意于扶衰自恨力慼終懷慙于報效

代賀皇帝加上太上尊號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六年十一月所作

降鸞輅于瑤庭啓龍泥于玉策慈顔端受嘉氣横流伏以上帝之統昊天膺御歷含真之號皇祇之鎮后土受承天效法之名光堯道契于粹精明慈德參于博厚豈容稱謂弗配乾坤恭惟皇帝陛下親受聖傳密符帝則雖據域中之大益敦膝下之嚴涓選休明鋪張閎偉大

安虛稱者八載曾莫貢于單辭輿慶露請者再章終不逾于四字緬稽鈇典稍曠榮觀而況貞觀弗逮于壽安至德亦違于元獻未聞雙册疊奉兩宫創行交舉之儀集在重熈之旦臣受二儀之生育託兩曜之光輝自阻宣承莫預嵩呼之列惟知明察永增川至之休

代賀太上皇后加尊號表

金繩貫册覆以慶雲玉殿騰章麗乎華日壽先福五慈冠寶三疊顯號以再昇沸歡聲而四溢伏以元天標美

祥符崇聖祖母之尊效法增徽政和闡皇地祇之盛仰
瞻霄極妙契靈真儻非殫賁飾之文曷可稱坤元之至
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化光育物德厚承天震一索而得
長男付之大寶晉二爻而福王母燕我鴻釐御瑤池九
色之龍秉玉女六丁之籙陪真人于雲表玩浩劫于塵
中關雎詠周南之風而不指其名思齊顯太任之性而
弗彰其號極全功于今覩掩曠典于前聞臣雖觀善者
之機莫測淵兮之似惟深鼓舞盡謝形容仰至德乎上

皇對揚休于吉日頌徽音乎慈母同衍壽于靈芝

論

漢高帝論

漢高帝不事威儀溺冠踞洗怒駡叱咤不見優柔和易之意則似簡率立談之間刻印銷印逡巡反覆有若兒戲則似坦夷天下之人見其外而不察其中則以為大度之君皆莫若高帝而不知高帝之度實有所不足惟其巧于彌縫覆蓋故天下之人以為簡率而不以為深

以為坦夷而不以為隘然難以欺智者矣夫天下之英雄挾過人之智而負過人之勇惟大度之主為能與終始何者天下之英雄可以誠服之不可以疑待之待之以疑非彼負我則我負彼與其交至于相負也孰若兩無負之為愈嗟夫君臣而至于交相負者未有不自疑生者也漢景帝疑吳王濞而吳王濞反齊顯祖疑侯景而侯景反唐廢帝疑石敬塘而石敬塘反彼其一旦而非君臣之分相與爭死生成敗于干戈鋒鏑之間雖甚

暴戾凶嚚之人豈其心樂為也夫惟有所不得不為而後至于為故嘗謂韓信非負漢者也謂韓信非負漢者當日挈手繞庭之計胡為而發哉要之其初非負漢者也方其去楚而歸漢解衣推食之恩韓信未嘗一日忘也安知其終至此哉嗟乎使韓信至于負漢則高帝疑之之過也高帝疑信之端蓋兆于益兵之時韓信願益兵三萬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高帝會于滎陽此固高帝之所惕然而驚也雖不拒其益

兵之請而其遣張耳以佐之佐之者所以閑之也其後為之罵使于滎陽奪兵于廣武當是之時幸韓信未覺而已使韓信而覺則高帝何以處之韓信之覺則覺于雲夢之時也高帝平日惴惴戰戰未甞忘韓信也然猶未露其所以疑之之形至是而有不可掩者矣韓信之必反童兒舉知之而高帝之東征也留稚妻弱子于新造未集之國與一必反之韓信共守之每讀史至此未甞不為高帝寒心也嗚呼高帝掃強秦斃項羽葢無遺

策而其馭韓信也數陷天下之危機而髙帝不悟也夫髙帝之為人外示大度而中實多忌豐沛故舊誰與蕭何之至昵哉方蕭何之居關中而髙帝未離京索也勞苦之音不絶于道所以察蕭何之向背也以為虛言可以欺之而鮑生覺之其征陳豨也增爵益封而又置衛焉衛之者防之也以為虛文可以欺之而召平覺之推疑于人顧豈有弗覺者特遲速之閒爾噫蕭何忠信謹樸之士也夫是以能不負于髙帝不然其將為韓信之

流乎

漢文帝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則能者隱不當然而然則不能者喜夫是二者雖聖人不能以為天下且聖人之于天下也則亦近于人情而已矣夫當然則處之以當然而不然則處之以不然也此情所不可易者也而聖人烏能易之且非獨聖人為然也昔者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墨也毁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彼威王以為吾之設官所以治吾事也使人皆事事又何求惟其有不事事者得以容身養私于其間是以吾事時有不舉一事廢積而推之吾國幾何而不亂且亡也然而善

治天下國家者不能使人皆事事而能使事事者有所勸不能使人皆不事事而能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夫欲使事事者有所勸則莫若當然而處之以當然欲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則莫若不然而處之以不然是二者苟別白而分明而天下國家之不治者未之有也嗟乎孰謂漢文帝之識而不若齊威王也文帝嘗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以問左丞相陳平曰各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

是二者其為不知一也勃訥于辯乎捷于言其為不知一也舉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舉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聽焉且又以陳平為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怠者耶禽獸之纖悉上林令之當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圈嗇夫知之二人能否見矣嗇夫無所賞而令無所責則是知與不知固為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馴致天下之亂而文帝特幸免耳漢之大亂四夷猖獗而諸侯驕恣其釁皆成于文帝之時而世以為文帝善

用長者不知石奮衛綰之流果何補于漢葢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文帝公卿大夫類多齷齪庸樸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則皆暴露于宣帝之際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賞有所不可辭而罰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褻而實有所不可隱儒者之論則以宣帝為雜于霸文帝為純于王而不知賞罰名實此四者王道之大權也

梁末帝論

論曰梁晉之交䦧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雖李克用之雄勇善戰葢嘗屢蹙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乘百鬬百勝之威略汾潞巻慈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晉于是時葢駸駸有亡徵矣克用既死而莊宗興收殫殘之餘而震厲提挈之削弱之氣化為精強梁于是時其勢反又稍稍下晉而其後卒以喪亡葢其成敗強弱相反如此世之説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强故克用不支以莊宗而乘末帝之弱故莊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嘗詳觀

其勢而至于成敗強弱相反之變則以為梁晉之所以為成敗強弱者不在梁晉而在河北自梁而言則汴為腹心而河北為手足自晉而言則太原為腹心而河北為手足是二國者立國之同不同而手足均係于河北則其利害豈不甚重矣哉全忠挾天子而暴諸侯舉天下之諸鎮蓋無有不被殃者而獨區區自結于魏全忠豈畏一羅紹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謀度天下之可以害已者莫如晉度天下之可以限晉者莫如魏晉之

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晉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梗而土門飛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忠之所以厚魏者為晉也末帝患魏博之驕析而分之以殺其強而梁人遂以失魏當是之時梁之限晉者一水之隔耳于是乎梁之失計未有若是其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處也不得重臣無以制魏博不能制魏博無以禦晉此其勢雖童兒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既得魏則梁遂以張晉遂以徵獨幸晉之君臣上

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莊宗徘徊境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既得魏而拓地遂至于洛陽楊劉德勝之軍與汴相望也當是之時汴之國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雖欲不亡得乎夫汴之為國無高山大川扼險控帶之勢平原廣陸汗漫千里所謂四通五達之地有河北則汴重無河北則汴輕是故梁之興也得魏而興其亡也裂魏而亡晉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強也魏在晉嗟夫此所以為梁晉之成敗也

周世宗論

石晉元年高祖始割全燕以賂契丹而十八州之民遂為其所有全燕號為天下之形勢而民物富庶土田衍沃水草豐美皆足以為天下之冠契丹資之益以盛強開運之末契丹擁全燕之勢而窺中原震蕩飄忽如風雨之至而中原坐以覆没漢高祖周太祖雖創業之君而彷徨倥偬自衛之不暇而何敢覬覦于其間世宗不血刃而取三關此豈可以不喜而中遂班師毁已成之

功而十四州之地垂得而復失此又豈可以不惜也葢嘗深維其故則以為世宗用智深而為謀審未嘗不歎息世宗之善用兵知所以勝知所以敗何者用兵之患莫大于腹背之受敵昔者夫差謀中原而越入吳劉備抗袁術而呂布入下邳腹背受敵智者不能為之謀矣惟曹操不顧袁術之襲許而征劉備劉裕不顧盧循之犯建業而伐關中雖僅保不敗而國勢岌岌幾至于不可復返今夫契丹之于太原與國也而太原之于周仇

讎也蓋自太祖襲劉氏之孤而奪其國以殘其宗此固太原切骨銘心而不忘者也高平之戰雖足以挫太原之鋒而忻口之敗反所以張契丹之勢當是之時契丹之形益強而太原之怨益深有益強之形而扼之于前有益深之怨而邀之于後世宗安得安枕而卧也以史攷之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則相距十日也癸卯取瓦橋關則相距三日也五月乙巳取瀛州則又相距三日也不兩旬而克三關馳騁暴露于盛夏若

熱之地周之師亦少憊矣而契丹養其鋒以待之于前
太原蓄其鋭以伺之于後如是而能不敗者太公穰苴
之所難也嗟夫天下之事固自有先後緩急之序為世
宗之策莫若先有事于太原遣一將提五萬師當忻口
之衝而斷契丹之援諸將數萬人略汾潞下慈隰而蹙
河東之勢而後徐以重兵擣太原既得太原而幽薊之
地可以次第而經略矣豈以世宗而不察此也以萬乘
之重而頓于二國之間契丹不拒太原不救以待我之

敝而乘之使世宗狃勝而不知返嗚呼可憂也哉

雪山集卷四